



玫瑰之殤

The Blood
of
Flowers



那一夜，我夢見肉販帶我走進一個黑暗的小房間，
用他粗壯的手折斷我的每一根骨頭，把我赤裸裸地掛在他血淋淋的鉤上展示。
有人來買肉時，他活生生切開我的軀體。



Anita Amirrezvani • 著

彭玲嫻 •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Blood of Flowers

玫瑰之殤

Anita Amirrezvani • 著
彭玲嫻 •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Voice 14

玫瑰之殤

The Blood of Flowers

作者◆安妮塔·愛密瑞茲凡尼 (Anita Amirrezvani)

譯者◆彭玲嫻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鄭毓仁

責任編輯◆許景理

美術設計◆吳郁婷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THE BLOOD OF FLOWERS: A NOVEL by ANITA AMIRREZVANI

Copyright © 2007 by ANITA AMIRREZVANI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MMA SWEENE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09 年 4 月

初版二刷：2009 年 7 月

定價：新台幣 340 元



ISBN 978-957-05-2358-4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楔子

起初世上什麼也沒有，後來有了。在真主之前，誰也不存在。

很久很久以前，有個鄉下女子渴望有個小孩。她祈禱、服用草藥、生吞龜蛋、在新生小貓身上灑水，無所不試，卻一無所獲。最後，她遠行到一個遙遠的墓地，去尋找一座古老石獅，用自己的腹部去摩擦石獅的側腹。石獅顫抖起來時，女子回家了，滿心相信她最大的願望即將實現。經過一輪的月缺月圓，她懷了畢生唯一的孩子。

打從小女孩出生的第一天，她就是父母眼中的光亮。她的父親每個星期帶她上山散步，把她當作他們所期待的兒子來對待。她的母親教導她用胭脂蟲、石榴樹皮、胡桃殼和橙色的番紅花製作染料，並把染成五彩繽紛的羊毛編織成地毯。沒有多久，女孩就學會了母親所有的編織圖案，被視為全村年輕一代裡最傑出的編織手。

女孩十四歲時，父母決定她該找個歸宿了。為了準備嫁妝，父親在田裡辛勤工作，期待能有大豐收，母親則馬不停蹄地紡織羊毛，紡到指節粗糙。但無論是耕田還是紡織，都沒能賺進大把銀兩。女孩知道她可以幫忙，可以編織一條令人目眩神移的地毯來當嫁妝。她不要用村莊裡平凡紅色和棕色來編織，她的地毯要如夏日的晴空，閃爍藍綠色的光芒。

女孩懇求染料專家以伯拉印透露製作藍綠色染料的祕訣，以伯拉印要她爬上一座小山丘，尋找

一種葉子呈鋸齒狀的植物，接著尋找某種存在於她內在的東西。女孩不明白他的話是什麼意思，但她收集了葉子，把葉子熬煮成染料，但染料呈現髒污的紫色。母親看見這紫色液體時，詢問女孩在做什麼。女孩囁嚅地道出實情，她看見母親的眉毛在額上凝聚成一條深黑的憤怒線條。

「妳一個人跑去以伯拉印的染坊？」

「求求妳原諒我，媽媽，」女孩說：「我早上把頭腦忘在山羊那兒了。」

父親回家時，母親告訴他女孩做了什麼事。「如果大夥兒開始說閒話，她就休想找到如意郎君了！」母親抱怨：「她怎麼會這麼莽撞？」

「她老是這麼莽撞！」父親咆哮。父親給了她一頓懲罰，之後的整個晚上，女孩低頭修補東西，不敢直視父母的眼光。

有好些天的時間，女孩努力設法解開染料之謎，父母則密切看著她。一天下午，女孩在山上放羊，躲在一塊石頭背後小解，忽然靈光一閃。以伯拉印的意思會不會是……這個？因為這的確是存在於她內在的東西。

她回到家裡，熬煮了一鍋新的紫色染料。這天下午上茅房時，她用一只舊壺留存了一些液體，倒進暗紫色的染料攪拌，染上羊毛，放了一夜。隔天早晨，她掀開染料壺蓋時，興奮地尖叫起來。髒污的紫色變淡了，碧藍澄澈，如天堂的一泓清泉。儘管父親禁止她單獨前往以伯拉印的染坊，女孩還是帶著一絡藍綠色的羊毛前往，把羊毛綁在以伯拉印的門環上。

有個名叫哈散的絲綢商人買下了女孩的藍綠色地毯。他對這幅地毯一見就鍾愛，地毯還在織布機上尚未完成，商人已經事先付出了銀兩。女孩的母親把女兒的成功事蹟告訴村子裡其他做母親

的，人人都讚賞她的手藝。如今女孩有了嫁妝，可以結婚了。她的婚宴持續了三天三夜。女孩懷孕時，丈夫為她準備醃醃黃瓜。他們在七年間生了七個兒子。她的生平被人用最明亮的墨水撰寫成書，如果真主應允的話，故事將會世代代流傳，直到……

「這個故事不是這樣的！」我插嘴。風在窗外咆哮，我把粗糙的毯子裹緊肩頭。我的母親瑪莘和我促膝坐著，但有人就睡在幾步之外，因此我壓低了嗓音說話。

「妳說得對，但我喜歡把故事說成這樣。」母親一面說，一面把她的一綹灰髮塞進破舊的頭巾裡：「我們原本期待妳會是那樣的。」

「這個結局的確很棒。」我說：「可是我要聽真正的故事。」

「連悲傷的情節也要講嗎？」

「對。」

「直到現在，這故事的情節還是會讓我掉眼淚。」

「我也是。」

「哎！」她嘆道。她的臉上蝕刻著憂愁。我們靜靜地坐了一會兒，回憶往事。一滴冰冷的雨落在我棉袍的前襟，我往母親那兒挪了挪，躲開屋頂的漏水處，攔在我倆之間的油燈一點熱度也沒有。才不過幾個月前，我還穿著絲質長褲，外罩繪有紅玫瑰圖樣的厚厚天鵝絨袍，眼圈塗著眼線，衣上有薰香味，等待著我的愛人，他在一間溫暖如夏日的房間裡扯去我的衣服。如今我在薄薄的藍袍裡哆嗦，藍袍破舊襤褸，看起來像是灰色的。

母親從肺部深處發出劇烈咳嗽，聲聲撕裂我的心，我祈禱她能痊癒。「乖女兒，」她用粗啞的聲音說：「我沒辦法把故事講完，故事還沒結束。」

我深吸一口氣，說：「感謝真主。」這時我有了個點子，但不太能決定該不該開口請求。有著銀鈴般悅耳嗓音的向來是母親，她在村莊裡多年來以擅長說故事馳名，會娓娓述說起由鳥兒撫養長大的白髮沙爾、發明編織藝術的姜喜、滑稽詼諧卻又引人深思的穆拉·努司拉丁。

「這次……這次換我來講故事好不好？」

母親端詳著我，彷彿重新看見我，接著把身子輕鬆倚向圍繞在牆邊的靠墊深處。

「好的，妳長大了。」母親說：「我相信妳在過去幾個月中成長了好幾歲。如果妳沒做那件事，說不定不會改變這麼多。」

儘管天氣冷得刺骨，我的臉卻火辣辣地發紅發燙起來。我不再是從前那個孩子了。過去的我從不能想像自己會說謊，或是只吐露一半的事實——這比說謊更糟。我從不相信我會背叛我所愛的人、離棄關懷我的人——但他對我的關懷還不夠多。我從不相信我會對付自己的血親，甚至差點害死愛我最深的人。

母親凝視著我的目光溫柔而充滿期待。「說吧，由妳說吧。」她說。

我嚥下一大口濃茶，坐挺身子，開始說話。

第一章

我該出嫁的那年春天，一顆彗星來到我們村莊的頂空。這顆彗星比我們所見過的所有彗星都更明亮，也更邪惡。每個夜晚，當它在天空緩緩爬行，潑灑冷白色的悲傷種子時，我們便設法解讀星辰所傳達的可怖訊息。哈吉·阿里是全村最博學的人。他跋涉到伊斯法罕¹去取得一本星象官的年度曆書，好讓我們知道今年會有些什麼災禍。

他回到村莊的那天，村人聚集在戶外，準備聆聽未來幾個月的預言。我和父母站在老柏樹附近，那是村裡唯一的一棵樹，樹上掛滿了象徵誓言的布條。人人都仰頭張望星辰，下巴指向天空，表情凝重。我的個子還小，還看得見哈吉·阿里宛如沙漠灌木般的茂密白鬚底部。我的母親瑪莘指著夜空中火紅燦亮的斬首星（Sunderer of Heads）說：「你看，火星著火了，這會增添彗星的邪惡力量。」

許多村人都早已察覺了神祕的徵兆，或聽說過彗星引發的災禍。伊朗北部發生了瘟疫，導致數千人喪命。杜嘎巴德（Doogabad）一場地震活埋了一位幾分鐘後就要與新郎完婚的新娘及她的數名

¹ Isfahan，伊朗中西部城市，一五九八年波斯國王阿拔斯大帝（Abbas the Great，一五八八—一六二九年在位）遷都於此，大肆修建，使伊斯法罕成為十七世紀全球最大的城市之一。

² 西元一九三五年以前，歐洲人和中國人都將伊朗稱為波斯，但波斯人則從薩珊王朝（Sassanians, 226-650）開始即稱自己的國家為伊朗。本書中敘事者及其周邊人士也都將自己的國家稱為Iran，故中文也譯為伊朗。

女賓。我們村裡則曾有大批前所未見的紅色昆蟲蜂擁而來，啃噬我們的作物。

我的密友歌麗與丈夫該參一同來到。該參比我們大許多歲。歌麗跟我打招呼，親吻我的兩頰。

「妳感覺怎樣？」我問她。她飛快伸手撫摸腹部。

「很沈重。」她說。我知道她一定在擔憂體內新生命的命運。

沒多久，除了老弱行動不便的人以外，全村的居民就都到齊了。婦女多數都穿著細窄的長褲，外單色彩明亮的鐘形長上衣，頭上披掛綴著流蘇的頭巾，男性則身著長褲和長長的白色上衣，頭頂纏裹頭巾，但哈吉·阿里穿的是黑色上衣，代表他身為先知穆罕默德後代的身份，而且他無論去到哪裡，手上都捧著一個星象儀。

「各位父老兄弟姊妹們，」他開口說話，嗓音聽來像輪子輾過石礫：「首先，讓我們讚美先知的第一批門徒，尤其是先知的女婿——信徒之王阿里。」

「願他平安。」大夥兒齊聲應道。

「本年度的預言從我們敵人的不幸遭遇開始。東北方，奧茲巴克族（Ozbaks）將會受大批兇猛的昆蟲侵擾，導致小麥全毀。西方，奧圖曼人會深受軍人逃跑之苦，更往西之處，基督教的王國裡，不明原因的疾病會使國王口唇變異。」

我的父親伊斯馬伊俯下身來小聲對我說：「得知正和我們打仗的國家運氣這麼壞，永遠都是很

3 Ali，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穆罕默德將女兒嫁給他，因此他同時也是穆罕默德的女婿。什葉派將阿里視為第一代伊瑪目。

4 Ottomans，也可作土耳其人解，但本故事背景時代，土耳其恰處於奧圖曼帝國時代，故此處譯為奧圖曼人。

棒的事。」我們一同笑起來，因為這真的永遠是好事。

哈吉·阿里繼續朗讀著曆書，我如同登山一般，一顆心砰砰跳躍。不知道對於今年締結的婚姻，他會有什麼預言呢？這是最關心的一件事。我開始玩弄頭巾上的流蘇，母親老是敦促我戒掉這個習慣。這時哈吉·阿里正說著，書籍、紙張、書寫藝術今年都不會有損害，南部會發生地震，但震度輕微。這一年會發生嚴重的戰役，裡海會被鮮血染紅。

哈吉·阿里向群眾揮舞曆書。他接下來要朗讀的預言值得我們特別留意時，他就會這麼做。手捧油燈站在一旁的助手一個箭步跳開，閃避揮動的曆書。

「所有的預言中最糟的一個可能是本年度會有嚴重且不明所以的道德偏差行為。」哈吉·阿里繼續唸道：「這種偏差行為為唯一的解釋就是彗星的影響。」

人群中響起了嗡嗡的交談聲，人們討論起他們在新年那天已經目睹的不良行為。「她從井裡取了超出應得份量的水。」我聽見贊娜比這麼說。贊娜比是戈藍的妻子，從不說別人的好話。

哈吉·阿里終於談到了攸關我前途的部分：「在婚姻方面，本年的狀況好壞參半。曆書上對接下來幾個月間締結的婚姻沒有隻字片語，但今年下半年結婚的人，婚姻則會充滿激情與衝突。」

我十四歲了，預計要在下半年結婚，因此緊張地望著母親。她的眼神不安，我看得出她並不喜歡自己方才聽見的話。

哈吉·阿里翻到曆書的最後一頁，仰起頭，頓了一下，好更加引起群眾的注意。他說：「最後一段預言是關於女人的行為，這是最令人不安的部分。今年一整年，伊朗的女人都不會溫順聽話。」

「她們何曾溫順聽話過？」我聽見戈藍這麼說。他身邊響起了此起彼落的笑聲。

我的父親對著母親微笑，他愛著母親原原本本的樣子，因此母親從骨子裡容光煥發。人們總說父親對母親就像對小老婆一樣溫柔。

哈吉·阿里警告：「女人會為自己的邪惡行為得到報應，許多人會受到不孕的詛咒，獲得子嗣的女人則會在非比尋常的痛苦中哭泣。」

我和歌麗對望了一眼，我看見自己的恐懼映在她的臉上。歌麗一直憂慮著生孩子的事，我則擔心婚姻不順。我祈禱彗星直接掠過天空，別干擾我們。

父親見我顫抖，在我肩上裹了條羊毛毯，母親則把我的一隻手捧在她的兩手間揉搓，好讓我溫暖起來。此時我正站在村子的正中央，放眼望去，四周都是熟悉的家園景象。不遠處是小小的清真寺，渾圓屋頂的磁磚閃爍。我每星期沐浴的澡堂內部霧氣蒸騰，外牆映著點點陽光。每星期四蓬勃冒出的小小市集裡有刮痕累累的木棚，村人都在此地交換水果、蔬菜、地毯、工具、藥草等東西。公共建築間伸出一條小路，穿過全村兩百居民棲身的一棟棟磚泥房子，小路的終點在山腳，那兒有溝痕遍布的山徑，我的山羊總在那兒漫遊覓食。這一切景象使我心安，因此當母親捏捏我的手，想知道我感覺如何時，我也捏了捏她的手，但隨即又抽回手。我不想表現得像個孩子。

「爸爸！」我輕聲對父親說：「萬一哈吉·阿里對婚姻的預言成真了怎麼辦？」

父親的眼神顯露出了憂慮，但說話聲音堅強鎮定：「妳的丈夫會用玫瑰花瓣為妳鋪路。無論何時，如果他不尊重妳……」

他停頓了一下，深黑色的眼睛忽然顯得兇惡，彷彿打算要做出超乎想像的可怕行為。他張開口，卻欲言又止。

「……妳隨時可以回家。」他結束未完成的句子。

嫁出去的女人搬回娘家會承受屈辱和責難，但父親似乎並不在乎。他含笑看我，溫柔的眼角皺了起來。

哈吉·阿里以簡短的祈禱結束集會，有些村人一家家聚在一起，討論方才聽見的預言，也有些開始往居所的方向走。歌麗似乎想說什麼，但她丈夫告訴她該回家了。歌麗小聲對我說，她的腳被肚子壓得好痛，然後向我道晚安。

我和父母走上村裡唯一的泥土小路。為了溫暖和安全，村裡所有的房舍都聚集在小路的兩側。我對這條路瞭若指掌，即使閉著眼睛走，也能在該轉彎時轉彎，準確地走回家。我們家是全村最靠外側、最接近沙地與灌木叢的一棟房子，屋內沒有隔間，牆壁是用稻草和緊實的泥巴築成，粉刷上白色灰泥好增添明亮感，我的母親將牆壁保持得潔淨無瑕。屋子有扇小門，通往圍牆圍起的庭院，就算我們在院子裡享受陽光，也不會被他人隨意窺伺。父親用肩膀推開木雕的門，我們進到屋內。

我和母親同時解下頭巾，掛在門邊的鉤子上，脫掉鞋子。我甩開及腰的長髮，摸摸門邊一個低矮底座上的野山羊犄角，祈求好運。我和父親固定每星期五上山散步，野山羊就是某次散步時父親擊倒的。自從擊倒野山羊後，彎曲的山羊角就成了我們家自豪的戰利品，父親的朋友個個都讚揚父親如野山羊般身手矯捷。

我和父親一同坐在我十歲時編織的紅棕相間的地毯上。他閉著眼睛好一會兒，我覺得他看起來格外疲累。

「我們明天還散步嗎？」我問。

他猛然睜開眼睛：「當然啦，小寶貝。」

他明天早上得下田工作，但他堅持除非真主有令，否則絕不錯過我們的散步。「因為妳就快成為忙碌的新娘了。」他的嗓音哽咽。

我轉開目光，無法想像離開他的日子。

母親往爐裡扔了幾塊乾燥糞便，燒水泡茶。「給妳個驚喜。」母親端來一盤散發著玫瑰芳香的新鮮鷹嘴豆餅。

「願妳的手永遠不會痛！」父親說。

鷹嘴豆餅是我最愛的甜點，我沒有節制地吃了一大堆。不一會兒我就累了，我在門邊慣常睡覺的地方攤開鋪蓋，在父母如鴿子咕咕鳴叫的談話聲中沉沉睡去，睡去之前還看見父親擁吻母親。

隔天下午，我站在門口等待父親。我總喜愛在父親踏入家門前，替他斟一杯茶。母親蹲在爐前，烘烤晚餐要吃的麵包。

村裡的其他男人正一一從田裡下工返家，但父親還沒有回來。我回到屋裡，剝了幾顆胡桃，裝在小碗裡，又把先前採來的鳶尾花插進一只盛著水的瓶子裡，接著再度出門去等。我等不及要開始散步了，但大部分的人都已經從田裡回來了，此刻可能正各自在院子裡沖洗身上的塵埃，而爸爸呢？他到哪裡去了？

「我們快沒水了。」母親說。於是我拿了個陶罐往水井走去，路上碰見染料工以伯拉印，他用奇怪的眼神看我。

「快回家，妳媽媽需要妳。」他對我說。

我很吃驚：「可是她叫我去打水啊。」

「沒關係，」他說：「跟她說是我叫妳回家的。」

我盡可能快速地走回家，陶罐不斷撞擊我的膝蓋。快到家時，我看見四個男人合力抬著一副軟綿綿的軀體。可能田裡發生了什麼意外吧，我父親不時就會述說某人被打穀器打傷、被騾子踢傷或打架掛彩之類的事，待會兒他一定會一邊喝茶，一邊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負荷沉重，四個男人走得很慢。受傷的人臉埋在其他人的肩膀中，看不出是誰。我知道當男人病得無法工作時，對那一家人是重大的打擊，因此我祈禱那人快快康復。那群人走近時，我注意到病人頭巾包裹的方式和我父親十分相像，但我趕緊告訴自己，這並不代表什麼，有許多人包頭巾的方法都是類似的。

走在前面的兩人有一會兒腳步不大協調，險些把手裡的人摔下去。那人的頭軟綿綿地歪倒，彷彿並不連接在身子上，四肢看來也毫無生氣。我失手把陶罐摔在地上，陶罐在我腳邊應聲粉碎。

「媽媽，快來呀！」我抽泣起來。

母親來到屋外，掙掉衣上的麵粉，一看見父親，立刻尖聲哭叫起來。鄰家的婦女紛紛奪門而出，把母親團團圍住，母親則持續用悲傷撕扯空氣。她扭著、跳著，其他婦女輕輕拉住她、抱住她，撥開她臉上的頭髮。

幾個男人把我父親抬進屋內，安置在褥墊上。他的皮膚蠟黃，嘴角流著一條口涎。母親把手指攔在他的鼻孔前。

「感謝真主，他還有呼吸！」母親說。

和父親一起種田的納西告訴我們事情的經過，他尷尬地不知該把眼光往哪兒放：「他看起來好像很累，可是下午以前都沒事，然後就忽然捧住頭，摔倒在地，喘得好像要窒息，再來就動也不動了。」

「願真主赦免妳的丈夫！」有個我不認識的男人這麼說。大夥兒盡力讓父親躺得舒服，之後便離開了，口中喃喃祝禱健康。

母親眉頭緊蹙，脫下父親的棉鞋，拉平他的上衣，調整他頭底下的枕頭。她摸了摸父親的手和額頭，告訴我他的體溫正常，但仍然要求我拿條毯子給他蓋，好讓他保持溫暖。

父親出事的消息傳得很快，朋友們紛紛趕來探視。蔻蘇姆帶來她在一座聖殿附近取得的泉水，據說這泉水具有療效。以伯拉印在院子裡坐定位子，開始誦唸《古蘭經》。歌麗抱著沉睡的兒子，帶著熱麵包和燉豆子前來。我泡茶給大夥兒暖暖身子，然後跪在父親身旁注視他的臉，盼望看見他的眼瞼抽動，甚至面露痛苦——只要能讓我確定生命還留存在他身上，什麼徵兆都好。

暮色漸沉時，村子裡的醫生拉比伊來到我們家，雙肩背著裝滿草藥的布袋。他把袋子放在門邊，跪下來，藉著油燈搖搖擺擺明滅不定的光亮檢查父親的狀況。注視父親的臉龐時，他的眼睛眯了起來。「我需要亮一點。」他說。

我從鄰居那兒借來兩盞油燈，擱在被褥旁。醫生抬起父親的頭，小心翼翼解開他的頭巾。他的頭看起來沉重腫脹。燈光下，他面色如土，微微花白的濃密頭髮看起來僵硬，也同樣如土灰。

拉比伊摸摸父親的手腕與額頭，測不到他想探尋的東西，於是把耳朵湊近父親的胸膛。這時，蔻蘇姆輕聲問母親可要再來點茶。拉比伊抬起頭來，要求大夥兒保持安靜，然後重新傾聽一遍。最

後他臉色肅穆地抬起頭說：「他有心跳，但很微弱。」

「人中之王阿里，請賜給我丈夫力量！」母親哭喊。

拉比伊拾起他的袋子，掏出一堆堆草藥，向蔻蘇姆說明如何熬煮強化心臟的藥，承諾第二天早上會再來探視父親。「願真主降福於妳！」臨去時他這麼說。蔻蘇姆開始拔去草藥的莖，把葉扔進一只鍋子，斟入母親燒好的開水。

拉比伊臨走時，停下腳步對仍待在院子裡的以伯拉印說話。「一直禱告，千萬別停下來。」他這麼警告以伯拉印。接著我聽見他輕聲說：「真主說不定今晚就會把他帶走了。」

我的舌尖嚐到類似鐵鏽的味道。我尋找母親，一頭撲進她的懷裡，我們就這麼擁抱了一會兒，眼裡充滿哀傷。

父親開始發出咻咻聲，嘴角依然鬆弛，嘴唇微開，呼吸聲猶如枯葉在風裡飄蕩。母親飛快從爐旁衝過來，手指因處理草藥而發綠。她伏在丈夫身上哭喊：「喂，我的心肝哪！喂！」

蔻蘇姆也飛快跑來凝視我父親，然後把母親重新領回爐邊，畢竟待在病榻旁也無濟於事。「我們快把草藥熬好，才對他有幫助。」蔻蘇姆是草藥專家，明亮的眼睛與石榴般潤紅的臉蛋證明了她的專業。草藥熬好並放涼後，蔻蘇姆把藥水倒在一隻淺碗中，端到父親身邊。母親抬起父親的頭，蔻蘇姆輕輕用湯匙把藥水舀入父親的口中。大部份的藥水從嘴唇溢出，把褥墊都弄濕了。蔻蘇姆重來一次，這回藥水餵進了父親口中，但父親嗆咳了一番，把藥水全噴了出來，有一會兒似乎連呼吸都停了。

向來鎮定的蔻蘇姆顫抖著放下碗，凝視母親的眼睛，提出建議：「我們等他眼睛睜開後再來

餵他。」

母親的頭巾歪歪斜斜，但她渾然不覺。她虛弱地說：「他需要吃藥。」但蔻蘇姆說，呼吸更重要。

以伯拉印的誦經聲沙啞起來，蔻蘇姆要我去看看他。我端了些熱茶和棗子到院子裡給他，他用眼神向我道謝，但口中的誦唸沒有停，彷彿那些經文的力量可以延續我父親的生命。

回到屋裡，我撞上父親的手杖。父親的手杖掛在門邊的一只鉤子上。我仍記得我們最後一次散步時，他帶我去看瀑布背後一座古代女神的雕像。我們在一道岩壁上小心翼翼前行，最後在水流的背後找到了雕像。女神頭戴高高的冠冕，冠冕宛如雲霧繚繞。她玲瓏有緻的胸脯覆蓋著薄紗，頸上戴著大石子串成的項鍊，雙腳隱而不見，衣服纏捲成波濤與流水，臂膀健壯如男性，強而有力地伸展，彷彿瀑布是由她召喚而來。

那天父親很疲累，但為了帶我欣賞美妙的奇景，還是氣喘吁吁爬著陡峭的小徑來到瀑布。如今他的呼吸聲聽來更加疲憊，吐出氣息時喀喀作聲。他的手動了起來，像隻的坐立不安的小老鼠，爬上他的胸膛，撓抓他的上衣，長長的手指因為下田耕作而泛著棕色，指甲裡有一道黑痕。身體好時，他會在進門前挖掉那層污垢。

我輕聲向真主祈禱：「只要您把他留給我們，我發誓我會一輩子照顧他。我會天天禱告，齋戒月絕不喊餓，就連在心裡也不喊。」

父親的手開始漫空亂抓，彷彿用身體唯一還存有生命力的部位與疾病奮戰。蔻蘇姆來到病榻旁陪伴我們，帶領我們祈禱，我們則注視著父親的手，聆聽他痛苦的呼吸聲。我向母親說起上山散步